

碗里江山

文/林森

4月的柳州，微热、风软，有阴雨、有晴天，木棉花和洋紫荆兀自生长、绽放。我往螺蛳粉产业园走去，经过柳石路，沿途绿荫葱茏，房子、行人和车辆掩映其中，一幅春意盎然的画卷在眼前缓缓铺展开来。

到了葡萄山路，“柳州螺蛳粉产业园”“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的指示牌出现在眼前。园区厂房林立，绿树成荫。远远地，有几只石螺雕像伫立在园区入口处，它们错落在层叠的台阶上，数根细长的水柱围成圈，喷向石螺。风一吹，水柱散成细细碎碎的水珠，坠落时，交织成薄薄的帘幕。在阳光照耀下，隐约折射出斑斓的色彩。

走进螺蛳粉文化展览馆，恍如走进了一只巨大的螺蛳壳里。展馆被打造成螺蛳的轮廓，造型别致、颇有趣味。迎面而来的是数米高的螺身，螺纹的墙壁和流水般的弧度赋予了建筑立体的美。穹顶深邃、灯光流淌，真是梦幻神秘，别有洞天。回旋的长廊里，悬挂着一幅幅主题丰富的图片。慢慢走、慢慢看，目之所及皆是风景。在我看来，这已不只是工厂，俨然是一座艺术馆与博物馆。

展览馆内有不少微景点，绚丽多彩的霓虹灯光将一大碗



▲(郭昕/绘)

螺蛳粉包裹，尽显朋克都市风。老式的生活物件则演绎着复古风。一碗碗堆满的酸笋、鸭脚、炸蛋、炸花生，把市井烟火气表现得栩栩如生。有一处微景点采用了“碗里江山”的设计理念：侧身而立的一口巨碗，“顶天立地”在那里，碗里灯如白昼，银白色的光似一轮满月照耀着大地，柳江蜿蜒，从茫茫的稻

田中穿行，一只只螺蛳模型在稻田中，仿佛诉说着螺蛳粉的前世今生。

时光回到2万余年前，生活在柳州的白莲洞人开始把螺当作食物。那时，他们已经掌握了吃螺的技巧，敲掉螺尾获取螺肉。当光阴流转到1万余年前，古人慢慢学会了用陶器煮食螺蛳，得到了更美味的螺

肉。万年前的螺蛳汤，可谓是螺蛳粉的雏形。

到了明朝，酸笋已经被人们所熟知并制作成了食物。山为床、雨为被，一根根竹笋破土而出，经劳动人民的手，塑造了酸笋的魅力。清朝，米粉被广泛食用，逐渐成了人们餐桌上的主角。

螺蛳粉的确切起源至今众说纷纭。人们普遍认为，它在市场上兴起的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谷埠街一带，曾是柳州市内最大的生螺批发集散地。后来，夜市繁荣，人们喜欢到宵夜摊嗦螺吃粉。相传一天晚上，卖螺蛳的摊位卖完螺蛳，只剩下汤。旁边的米粉摊汤卖完，只剩下粉。客人来到摊前，只好这家买粉、那家买汤，混合在一起却发现味道甚好。于是在口口相传中，螺蛳粉应运而生，成了时代的产物，也成了美食界的宠儿。

跟着工作人员的步伐，我参观了螺蛳粉的生产线。沿着观光通道，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窗，美味螺蛳粉诞生之旅近在眼前。和我一起参观的是学生研学团，有的学生认真地做着笔记，有的学生专注地看着生产线，还有学生感叹着面前的高科技生产车间。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石螺是熬制汤的原

料，酸笋是螺蛳粉的灵魂，如今，工厂已经生产出了无臭的螺蛳粉……”听到这里，我眼前一亮。我是爱吃螺蛳粉的，但这种食物的味道，并不被所有食客接受。如今有了无臭的风味，我想今后也有机会实现全天候自在嗦粉了吧。

在螺蛳粉自助体验餐厅，研学团的学生们兴奋地自己动手煮粉。他们学得快、用得活，坚持标准化煮粉，嘴里数着数，算好时间让粉出锅。我就比较随意了，由于爱吃青菜和配料，便煮了一碗菜多粉少的螺蛳粉，往碗里加入酸笋、酸豆角、木耳丝、腐竹片、花生米，点缀上紫苏叶、葱花，再加一枚卤蛋，淋上浮满辣椒油的汤，再添一小勺醋。红彤彤的，看着喜庆，激发味蕾。吃完粉和菜，再喝完汤。“酸、辣、鲜、爽、烫”五味融合，不由得再一次感触，于我而言，螺蛳粉真是美食的天花板。

参观时，餐厅内的一副对联吸引了我：“一条小米粉玩转螺蛳道场，千亿大产业打下碗里江山。”横批是“柳州惊奇”。当嗦螺文化和汉族、壮族的稻作文化，苗族、瑶族以及侗族的酸食文化融合在一起，万年前的螺蛳汤，万年后的螺蛳粉，便成了一碗“团结粉”“致富粉”。

下午5时，夕阳把教学楼的影子拉得老长。校门口的杨树下，早已站满了人。

我站在接孩子的队伍里，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死死盯着校门口那扇伸缩门。风有点凉，吹得人缩脖子，但没人愿意往边上挪一步，都想抢占个视野最好的位置，好第一时间看到自家那个小身影。

这就是我们退休后的日常，像一株株向日葵，孩子在哪儿，我们的目光和心就朝向哪儿。

在这日复一日的等待里，日子看似重复，却总有些细碎的美好，像洒在地上的阳光，暖得人心发烫。

记得上个周末，我带着朵朵去郊外踏青。城里待久了，孩子一到山野间就像脱缰的小马，撒着欢儿地跑。我们在一片向阳的坡地上歇脚，她突然蹲下身，眼睛瞪得溜圆，一动不动。我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队蚂蚁。那些小小的黑色生灵，正排着整齐的队伍，不知疲倦地往洞口搬运着什么。朵朵看得入了迷，小手轻轻拉着背包，掏出了一个小布袋子。那是早上出门时，她特意装的小米，说是要喂给山里的小鸟。

葵花朵朵向阳开

文/康有生

她小心翼翼地捏起几粒金黄的小米，轻轻撒在蚂蚁队伍的必经之路上。

奇迹发生了，原本忙碌的蚂蚁队伍瞬间骚动起来，它们围着那几粒金黄的米粒打转，触角不停地触碰。不一会儿，一只、两只、三只……越来越多的蚂蚁围了上来。它们齐心协力，有的推，有的拉，更多的是用头顶着，那一粒粒比它们身体还要大的小米，竟然真的被它们顶了起来，一步步，艰难却坚定地朝着洞口移动。

朵朵屏住呼吸，小脸蛋涨得通红，眼睛里闪烁着惊喜的光。她小声对我说：“外公，你看，它们像不像一群小搬运工？”

回家的路上，她一路都在念叨那些蚂蚁。当晚，她趴在书桌上写作业，写完后神秘兮兮地递给我一张纸。标题是《黄色的移动》。

她写道：“今天我看到了一群蚂蚁，它们很小，但力气

很大。它们把黄色的小米搬回家，像移动的小太阳。它们很团结，很努力，我觉得它们很了不起。”

看到那稚嫩的笔触，我心里一阵柔软。这哪里是简单的郊游，这是大自然给孩子上的最好的一课。那些小小的蚂蚁，教会了她观察，教会她思考，更在她心里种下了一颗关于生命与坚韧的种子。

还有画画的事，也让我记忆犹新。朵朵从小就喜欢涂涂画画，但总有些坐不住，画出来的东西也天马行空，没个章法。我这个外公，只觉得她画得开心就好。那天送她去画室，下课去接她时，她举着一张画蹦蹦跳跳地跑出来。

画上是只布老虎。橙黄的底色，黑色的条纹，额头上歪歪扭扭却神气十足的“王”字，还有一双圆溜溜、透着机灵的大眼睛。色彩搭配得热烈又和谐，线条虽然稚嫩，却充满了童趣和力量。我看着那只憨态可掬的小老虎，打心底里

觉得好看。

朵朵把画递给我，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骄傲：“外公，老师今天表扬我了。”我接过画，看见右下角老师用红笔写了一个大大的“优”，旁边还有一行评语：“色彩大胆，充满灵气，终于看到了你的优秀作品。”“终于”两个字，看得我心头一酸，随即又涌上一股巨大的成就感。

这孩子，平时看着大大咧咧，其实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她不是不优秀，只是需要时间和鼓励去绽放。而我能做的，就是陪着她、看着她，在她需要的时候给她一个肯定的眼神，在她进步的时候为她鼓掌。

“嘀——”放学的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校门口的人群瞬间骚动起来，伸长脖子。

门开了，一群背着书包的孩子像小鸟一样涌了出来。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个扎着马尾辫、蹦蹦跳跳的身影。

“外公！”清脆的喊声穿透人群，朵朵像一只快乐的小鸟，扑进了我的怀里。

我接过她沉重的书包，牵着她温热的小手。夕阳正好，洒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

关于树与草的梦

文/张伟斌

有时候，我会幻想自己是远山树林里的某一棵树与其他的树木一样长一种叶子，开一种花只结一种简单的果实并不需要，太多的选择更不需要，拼命思考

或者是树林边缘的一棵草与其他相同的草，手挽着手并不需要走动，更不需要奔波白色的羊群路过，累累伤痕因为俯伏、卑微和谦逊承受更多压力，一轮又一轮

并不能要求树，行走风中我穿越溪流，来到树下瓢虫与蚂蚁，花粉与露珠玉带风蝶，在草叶之上嬉戏风的传闻，已被风带走阳光斑驳，影子迟疑我躺在草地，梦刚刚开始关于树和草，特别较真的梦